

浅析《最后一个匈奴》与陕北民俗文化

刘晓燕

(延安大学西安创新学院文学院 陕西 西安 700010)

【摘要】《最后一个匈奴》是著名陕西作家高建群先生的代表作,以杨氏家族为主线描写了陕北高原四个家族三代人波澜壮阔的人生传奇,再现了这块特殊地域上匈奴与汉族命运交织的历史。本文从小说所蕴含的陕北民俗文化入手,通过展示作品中的剪纸文化、民歌文化以及它们与作品中的人物命运的相互联结,来全面解读作品呈现的陕北高原的地域特色以及浓浓情意。

【关键词】陕北剪纸 陕北唢呐 陕北民歌 人物命运

【中图分类号】I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652(2018)12-0081-01

一、《匈奴》中陕北剪纸文化的独特表现

《匈奴》中用大量篇幅对陕北剪纸文化进行了介绍,认为这种民间艺术形式隐藏着民族的奥秘,与毕加索的绘画同样精彩和神秘。

(一)剪纸与民族图腾

小说中灯草最擅长剪的,是一个叫“抓髻娃娃”的图案,这是一副从远古流传下来的著名的陕北民间剪纸。一群抓髻娃娃,手拉着手,站成一排,对着世界唱歌。每有孩子出生,是用剪刀将布帛,将树叶,或者说当时已经制造出来的纸张,剪成一个“抓髻娃娃”的图案,贴在这家窑洞的墙壁上,炕围上。

“那炕子上有太阳的是公老虎,炕子上有麻麻钱的老虎,是母老虎。阳生火,火为阳,这太阳老虎指的是雄性。麻麻钱中间有孔,指的是女性的生殖器,所以有麻麻钱的老虎,是母老虎。这是老辈人传下来的。”

以上不论是“抓髻娃娃”还是公母老虎,都是古老的陕北高原上的图腾,表现了这片贫瘠土地上的人们对生殖力的原始崇拜。有人说陕北民间剪纸,是来自于遥远年代的一个个神秘符号。农家妇女手中的剪刀,剪出来对美好生活的期待,也记录了高原人民的心灵历史。

(二)剪纸与人物命运

《匈奴》中好几个人物的命运都与剪纸交织在一起,先是最擅长剪“抓髻娃娃”的陕北婆姨灯草,可悲的是最终没有给自己剪成“抓髻娃娃”,与主人公杨作新的婚姻以悲剧收场。其次是那个天才的剪纸女孩,她浑然天成的剪纸作品《孕妇》,隐藏了民族的大奥秘。丹华为了寻找她煞费苦心,可就在这个神秘的作者呼之欲出时,却因为贫瘠和饥荒引发了这位天才的早产。小说后期的主人公杨岸乡,以自己的深入思考,穷追不舍,研究这一古老的艺术形式,破译出这一个属于民族的古老奥秘,给那时的艺术界和史学界,带来一场大惊喜。

这一切都是而因剪纸而起。

二、《匈奴》中的陕北唢呐文化

陕北人的一生,三次与唢呐结缘,一次是满月,一次是结婚,一次是抬埋上山。

《匈奴》中主人公杨作新的父亲杨干大在唢呐声向世界告别,同样,他的儿子杨岸乡是在唢呐声向世界宣告自己的降临。“唢呐声满川道里回荡,唢呐声浮山上回荡,唢呐声这家三孔土窑的四周回荡。这无处不传无疆不屈的唢呐声中,荞麦抱着孩子,由杨老太太领着,挨着桌子,向前来贺满月的人回谢,而乡亲们,也同样报以吉祥的语言。”一生一死,都有唢呐为伴,所以说陕北人的一生都伴随着唢呐吹出的调子。

三、《匈奴》中陕北独特的博彩文化

小说中作者用不少的篇幅介绍了这一陕北的民间最普遍的大众娱乐方式,为何陕北人热衷于赌博?这大概是因为陕北特殊的地理环境造成的。空旷寂寞的高原环境使得漫漫长夜里寂寞难挨,无聊的人们为了打发时间,寻求

消遣和刺激,遂发明了这种娱乐方式。

《匈奴》中的黑大头就是嗜赌如命,父亲的赌博基因遗传给他。记得谁说过,人的一生,迷恋上一件事情,便往往会栽这件事手里。黑大头的命运起伏似乎与赌博联系在一起,因为他爱赌博,家里的长工耳濡目染也深受影响,把一满年的工钱也赌没了。后来这两个长工引来土匪进门绑票,黑大头被绑票后又艺高人胆大,一不做二不休,杀了土匪头子自己成了土匪头子,遂引发了身后的许多事情。黑大头的落草为寇,最终血淋淋的人头挂在丹州城上,究其根由,都不能不说缘由“赌博”二字而起。

四、《匈奴》中陕北民歌的独特表现

(一)信天游和酸曲

“杨作新耐不住这旅途的沉闷和环境的挤压,扯开嗓子,大声地吼叫起来,如果有歌词,这叫‘信天游’,如果没有歌词,只一味地嚎叫,这叫‘喊山’。”

“正月里来是新年,陕北出了个刘志丹”“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都是耳熟能详的陕北民歌,除了这类主旋律的民歌外,陕北民歌中还有一种叫“酸曲”的民歌,一般以女性吟唱为多。“六月的黄河十二月的风,老祖先留下个人爱人”,“是你的朋友你招一招手,不是你的朋友走你的路”。

(二)陕北民歌与人物命运

在《匈奴》中,杨蛾子为伤兵唱的《大女子要汉》对于推动小说情节的发展以及人物内心的描写起到很重要的作用。杨蛾子从唱《大女子要汉》开始,情定伤兵赵连胜,后来赵连胜随部队奔赴前线,两人从此天涯永别,杨蛾子一直痴心地等待伤兵赵连胜的归来,可是等到头发白了还是没有等到。她凄婉地唱着,“自从哥哥当红军,多下一个枕头少下一个人”。

《匈奴》不愧是当代小说史上的享有盛誉的高原史诗,绘制了一幅浩瀚的陕北风俗长卷。陕北的民俗风情之所以与正统的中原文化不同,在于两千多年的封建岁月中,儒家文化并完全在精神上占据这块高地,它的基本文化心理的构成,仍是游牧民族与农耕文化的结合。所以这块土地上的古老的传统民间艺术的瑰宝,仍散发着一一种奇异的光彩。小说中蕴含的陕北民俗文化,无论是剪纸、民歌还是唢呐,往往与作品中的人物命运的紧密联系,是塑造人物形象和推动情节发展的不可缺少的环节,营造出一种陕北独有的,既红火又苍凉,既旷达又凄怆的浓郁氛围。

参考文献

- [1]高建群.最后一个匈奴[M].北京:作家出版社,1993.
- [2]程春慧.论高建群最后一个匈奴民间情怀[J].赤峰学院学报,2014.3
- [3]闫雪.从地域文学角度简析《最后一个匈奴》[J].文学界,2014.3
- [4]朱珩青.高建群和他的长篇新作《最后一个匈奴》[J].小说评论,1993.6
- [5]薛强强.地域性文化视野中的高建群小说创作意识研究